

一个人和武汉大学的历史传奇

# 刘道玉传

[下]

野莽 著

“我们的刘道”

——自强 弘毅 求是 拓新

武大学子魂系母校的记忆音符  
百年武大精神薪火的风骨传承  
中国当代教育改革的别样奇峰

  
SINO-CULTURE PRESS  
华文出版社

一个人和武汉大学的历史传奇

# 刘道玉传

[下]

野莽 著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 第一卷 少年壮气

- 001/ 第一章 民国插班生
- 011/ 第二章 伪造的毕业证
- 021/ 第三章 擦肩徐懋庸
- 031/ 第四章 崇拜莱纳斯·鲍林
- 037/ 第五章 仙山“修道”
- 044/ 第六章 保卫大堤的英雄
- 050/ 第七章 在郭和夫化学研究室
- 059/ 第八章 拔白旗，插红旗
- 066/ 第九章 化学家曾昭抡的助手
- 074/ 第十章 白萝卜汤婚礼
- 081/ 第十一章 冰雪莫斯科
- 092/ 第十二章 五个不受欢迎的人
- 103/ 第十三章 火蔓珞珈山
- 114/ 第十四章 李达之死
- 125/ 第十五章 在北大的日子里
- 136/ 第十六章 上京告状
- 146/ 第十七章 被追捕的苏修特务
- 158/ 第十八章 学校军管
- 164/ 第十九章 工农兵大学生
- 170/ 第二十章 “刘”尾巴的功能

## 第二卷 大风起兮

- 181/ 第二十一章 教育部新来的年轻人
- 194/ 第二十二章 北戴河的晚潮
- 204/ 第二十三章 五百七十万大军杀奔考场
- 217/ 第二十四章 高考作弊案
- 227/ 第二十五章 病识闻家骊
- 239/ 第二十六章 诺梦重温
- 249/ 第二十七章 喜看后生超先生
- 258/ 第二十八章 塞纳河边的中法会谈
- 265/ 第二十九章 法兰西荣誉勋章
- 273/ 第三十章 美国神父羊城遇阻
- 284/ 第三十一章 群英会
- 290/ 第三十二章 艰难的建筑
- 298/ 第三十三章 新官上任三瓢水
- 310/ 第三十四章 第二次虚惊
- 318/ 第三十五章 五个人换易中天一个
- 328/ 第三十六章 穿牛仔褲的讲师
- 334/ 第三十七章 劳改犯杨小凯
- 345/ 第三十八章 问鼎诺奖的希望
- 355/ 第三十九章 哈佛博士邹恒甫
- 364/ 第四十章 天才少年留美记

### 第三卷 不拘一格

- 371/ 第四十一章 珞珈山上七声炮响
- 383/ 第四十二章 孔乙己与肥皂章
- 392/ 第四十三章 枪打九头鸟
- 400/ 第四十四章 一个要当野人的大学生
- 411/ 第四十五章 虫落凤窝
- 424/ 第四十六章 快乐学院
- 435/ 第四十七章 电影《女大学生宿舍》
- 442/ 第四十八章 两个惹出麻烦的演说家
- 452/ 第四十九章 异国相逢
- 460/ 第五十章 洛杉矶夜话
- 469/ 第五十一章 三不愿封万户侯
- 475/ 第五十二章 以人头作保
- 488/ 第五十三章 远隔重洋的知己
- 498/ 第五十四章 骄傲的骡子
- 514/ 第五十五章 作家要砍樱花树
- 531/ 第五十六章 枫园女诗人
- 541/ 第五十七章 状元与和尚
- 549/ 第五十八章 38次列车上的奇遇
- 560/ 第五十九章 神秘的电传
- 572/ 第六十章 百年古樟在大雪中倒下

## 第四卷 壮心不已

- 581/ 第六十一章 海南岛的诱惑
- 588/ 第六十二章 九宫山上一塞翁
- 594/ 第六十三章 谢辞五个大学的校长
- 604/ 第六十四章 他的“女儿”
- 610/ 第六十五章 为旁听生求职
- 618/ 第六十六章 特别通行证
- 624/ 第六十七章 中国私立大学之梦
- 634/ 第六十八章 孔雀东南飞
- 643/ 第六十九章 归去来兮
- 652/ 第七十章 探 监
- 665/ 第七十一章 生命六十始
- 677/ 第七十二章 基金会的名字叫路石
- 688/ 第七十三章 教小学生的大学校长
- 698/ 第七十四章 与君一“席”话
- 705/ 第七十五章 赤子还乡
- 714/ 第七十六章 寒冷的夏夜
- 727/ 第七十七章 笛音频弄晚星垂
- 736/ 第七十八章 夜色下的凝思
- 751/ 第七十九章 第二个是铜像
- 764/ 第八十章 魔盒里飞出的希望
- 791/ 后记

# 第三卷 不拘一格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己亥杂诗》





## 第41章

# 珞珈山上七声炮响

在1977年8月初的北戴河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第一次听说西方国家有学分制这一新鲜名词，就向教育部党组提出建议，要把这项制度引入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以便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减少十年浩劫为国家带来的损失。这条建议受到教育部党委的重视，被写进1978年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纪要》之中。

现在他想，武汉大学能不能搞一个学分制。

其实，全国恢复高考以后，当时尚且在世的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纪辉，和副校长高尚荫一起到北京开会，他以近水楼台的优越，向来自母校的两位同仁透露了月光的消息，说是教育部已同意在某些大学试行学分制，建议武大不妨也试一试。可是武大并没有试。

学分制（The Credit System）诞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一些大学率先试行选科制，1914年由哈佛大学正式开始，

是一种以学时 (Credit Hour) 作为计算学生学习的量化单位, 并以修满规定的学分才能结业的的教学管理制度。具体的做法为两个凡是: 凡是需要课外自习的课程, 每周上课一学时, 修满一学期并经过考试合格者, 可以获得一个学分; 凡是不需要课外自习的课程, 如实验、实习、专题讲座等, 每周上课二至三个学时, 修满一学期者, 可以获得一个学分。四年制的本科生, 总共修满一百二十个学分者, 就能获得大学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

基于中国的国情, 他对美国的学分制进行了几点改造, 譬如:

第一, 为了保证基础, 保证质量, 规定基础课为必修课, 暂定选修课的范围限制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第二, 为了缩短培养人才的周期, 鉴于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不高的现状, 使更多的青年有机会来上大学, 允许修满学分的学生提前毕业, 暂时不允许学生滞后毕业;

第三, 为了防止少数学生求量而不求质, 对提前毕业的学生要有一定的限制, 不仅要求他们每门功课考试成绩达到优良, 而且还要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这既是对用人单位负责的态度, 也是维护学分制信誉的需要。

然而, 当时的武汉大学依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因为在学校党委和各系教师中看法各一, 反对者认为这个所谓的学分制, 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东西, 即便改造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1980年, 刘道玉从教育部回到武汉大学, 担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和副书记, 他顶住阻力, 不顾一切, 近乎专断地推行了他蓄谋已久的学分制。不过, 面对反对力量, 为了万全之计, 他还是决定先选试点, 后作推广, 把历史系和物理系当成两块试验田, 分别进行文科和理科实行学分制的探索。作为毕业于化学系, 又担任过化学老师和化学实验室研究员的自己, 他亲自负责物理系的学分制试行工作。

1981年8月, 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他觉得全面推广学分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便立刻召集全校师生代表对这一新的学制进行讨论。大家各抒己见, 议论热烈, 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的, 但还有少数人持保留意见。有人趁机将了他一军说: “校长, 既然学分

制这么好，您能用一句生动而又形象的话说出学分制好在哪里吗？”刘道玉成竹在胸道：“能！学分制好就好在，让腿长的跑得快，让肚皮大的吃得饱！”

沉静片刻，圆桌四周发出一片欢笑，接着又是一阵响亮的掌声。

掌声过后，一位学生代表站起来发言说：“校长说得虽然生动形象，但还不够完整准确！”刘道玉问：“是吗，请发表高见！”学生代表说：“我是武汉大学试行学分制的首批受益者之一，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学分制还有一个好处，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兴趣和社会需求，合理地组织自己的知识结构！”刘道玉略微一想，不禁惊呼道：“啊，真是太精辟了，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学生代表说：“我是经济系78级学生，校学生会学术部部长，名叫傅红春，红黑的红，春秋的春。”刘道玉喃喃自语道：“好一个傅部长，为什么不说法似锦的红，早春二月的春呢？因为学分制能让一个好学生的春天来得更早，花儿更红！”

会议室响起又一阵掌声，刘道玉说：“红春同学说得好！学分制试行不久，我就一直在思考，学分制的优点到底是什么。我也知道，用腿长短和肚子大小还不足以比喻这件有多重意义的事，现在春红同学有了一个比较科学、比较全面的概括，今后的学习文件和宣传材料，都按这个定义来写吧！”

傅红春的脸兴奋得真如一朵春天的红花，坐下以后仍然激动不已，再一次站起来说：“校长，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您作出教规性的回答。”刘道玉示意说：“请坐下问，不然我也要站起来回答了，通过你的知识结构论，我发现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学生，欢迎你给我出一道难题！”傅红春说：“是不是难题我不知道，我想问的是，实行学分制后，上课时如果觉得主修课和选修课的老师讲得不好，可不可以提前退堂或者不去听讲？”刘道玉想了想说：“我现在就可以作出回答，但请原谅不是教规性的，而只是探索性的、尝试性的、启发性的。教规性的回答必须经过教师讨论、领导决定，在此之前我先以个人身份回答你这个问题好不好？我认为可以的，因为这样既珍惜了学生的时间，也会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 刘道玉传

一个人和武汉大学的历史传奇

这一次过了很久掌声方才响起，有点儿稀落的掌声。刘道玉环顾四周，自己使劲儿地鼓了起来。他笑着问：“红春同学，我这样回答你满不满意？”傅红春说：“非常满意，谢谢校长！”刘道玉说：“欢迎你以后继续向我提问，随时，随地！”

两天以后，傅红春的宿舍来了一位老教师，自称是学校高教所的工作人员，见面问过谁叫傅红春，就把一封信递到他的手里。傅红春拆开一看，原来是刘道玉写给他的，信上请他把两天前的发言写成一篇文章，交给高教所的副所长卫道治教授，争取在他主办的刊物上发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他请教。傅红春放下信说：“谢谢老师，我一定完成校长交给的任务，写好后我就送到您那里，请您转交卫道治教授吧！”老教师笑道：“我就是卫道治，我听校长说过你了，等着你到高教所来做客！”

当年秋天，刘道玉下令全校用一个月的时间，对各个院系的教学进行了一次大检查，特别是对试行学分制的历史系和物理系查得细致入微，与其他院系的传统教学相比，这两个系的学习氛围和总分成绩占有很大的优势。有两个明显的变化是，在学生方面，学习兴趣浓了，求知欲望强了，知识面随之拓宽了；而在教师方面，开设新的选修课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并且由于学生们的自由选课导致了教师们的教学竞争。刘道玉不禁暗自叫好，这正是他许多天来已经预见到的结果。

但是，还有一些结果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一天清早他去学校的大操场上晨练，有人从背后将他一把抓住，同时他听到一股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扭头一看，是历史系的一位老教授，可能因为跑步累了，也可能因为情绪激动，平时很白的一张脸上现在成了紫红的颜色。老教授气喘道：“如果你还是武汉大学校长的话，我请你管一管你的学生！”

刘道玉也抓住他的手问：“我的学生不也是您的学生吗？他们出什么事了？”老教授说：“不，有人不是我的学生，也不是历史系的学生，他们不听我的课，上着上着就不上了，书本一夹起身就走，跑去听中文系的那个名叫什么易中天的助教的课，真是气死个人哪，

把我的心脏病都快要气发作了！”

一听到易中天这个名字，刘道玉的心里就得意起来，想着此人刚刚留在中文系任教，就能把历史系资深老教授的学生给吸引过去，以至于激起对方的嫉妒和抱怨，如此之魅力，看来还真是个人才，也不枉他跑到教育部去用五个本科生换了下来！但他再一想到老教授的心脏病，又把这种得意强忍了下去，佯装不知说：“历史和中文以及哲学都有相互交叉的地方，比方说历代文论和诸子百家，既是历史的记载，又是文学和哲学的经典，那个易中天莫非有熔于一炉的奇术？”老教授说：“什么奇术，我看他是左道旁门之术！我听说他讲的不是什么汉语，也不是什么文学，而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什么杂交美学！我强烈要求你成立一个非驴非马系，把他的那些崇拜者转到那个系去听他讲杂交学吧！”刘道玉忍不住笑了说：“杂交好，杂交的水稻每亩产量比普通的水稻亩产要高，非驴非马也好，那不是骡子吗，骡子不仅个头比驴比马要大，而且载物也比驴比马要多，我们何乐而不支持之？”

老教授被他逗得也想笑，忽然又气愤道：“照你这么一说，我们这些老驴老马，就只好让人宰了杀肉吃不成？”刘道玉说：“那怎么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先生的宝蹄还远没有跑到终点呢！我陪您去找个地方聊聊，您刚才说的这件事让我分析，很可能是学分制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您几十年的教学经验，我相信您完全可以用一种法术让被别人吸引走的学生重新回到您的课堂，甚至比过去更多！”

他与老教授手牵着手，走到一棵樱花树下坐下，又说了一会儿话，老教授居然笑了。

1982年秋，武汉大学决定，继历史系、物理系之外，学分制在全校所有院系开始推行。由此，武大成为中国当代第一个经过试点而全面实行学分制的高等学校。

傅红春再一次向刘道玉提问了，在一条从学生宿舍通往教学大楼的路上，他与刘道玉迎面相遇，叫了一声校长，站住问道：“学生记着校长的话，又有一个问题想问校长，其实这个问题是别人问我的，

我只是起个如实转告的作用。校长，武大全面实行学分制是不是虚放一枪？”刘道玉问：“何为虚放一枪？”傅红春说：“虚放一枪就是欺骗观众，摆出一个战斗架子，朝天轰的一响，吓人一跳，然后把枪一背转身走掉。意思就是用学分制引起学校和社会的关注，让学生刻苦学习，老师努力教书，但是真有优秀学生提前完成学分之后，却不能提前毕业，更不能提前分配，因为学校并没有支配社会的权力。”

刘道玉说：“问得好，如果说这样做是虚放一枪的话，那么我要干的是真刀实枪。”傅红春学着他的语气问他：“何为真刀实枪？”刘道玉说：“真刀实枪就是不骗人，不吓人，不摆虚架子，来就来它一场真正的演习，只要提前完成学分，保证提前毕业，提前分配，而且分配到比普通毕业生更加优越的单位，让他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傅红春仍然怀疑地问：“完成一个，毕业一个，分配一个，那不成了开流水席，学校做得到吗？接受单位做得到吗？”刘道玉说：“事在人为，只要努力去做，没有做不到的，开流水席怎么了？不就是厨子们忙乎一点儿，由做一顿饭变成做若干顿饭，但是只要有人吃了饭走，我们就得随时给人践行！”

傅红春狡猾地笑道：“校长，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不，我们要的就是您这句话。”

1983年暑假以前，武汉大学首批实行学分制的学生，有二十八名提前毕业，少的提前半年，多的提前一年，经过双向选择，全都分配到了国家重要单位工作。提前最多的是计算机系1978级学生张瀚涛，用两年半的时间修满了四年的学分，比按部就班的学生提前了一年半，但他没参加分配，而选择了出国留学，考取了法国一所大学的研究生。

在那所大学，张瀚涛只学了一年，他仍然用学分制的精神远远超出别国的学生，其学习进度令法国老师感到惊讶，建议他转到全世界计算机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于是他又转到位于纽约首都的奥尔巴尼市，以计算机、电子、机械、航空等学科著名，有着一百八十年历史的私立工程学校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攻读博士，两年后毕业，成了计算机方面的杰出人才。

第一个为学分制下了定义的傅红春，提前毕业后既没有分配工作，也没有出国留学，而是继续在武大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时过半年，二十八岁的他被任命为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湖北高校的副部长中年纪最轻、学历最高者。接着又担任教务处副处长，处党支部书记，接着又离开武大攻读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也去了美国，成为美国华裔经济学家。

傅红春没有像张瀚涛一样一直留在美国，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国，重返教坛，先后担任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分制一炮打响，刘道玉又要打第二炮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如同在政治体制上倒向苏联，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是全盘苏化，把新中国成立前的多科综合大学，要么改变成文理综合大学，要么分解为单科学院，走的是培养宝塔尖式专业人才的道路。这样的学生毕业以后知识狭窄，才能单调，只会一样，不及其余，在计划经济时代也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需要，当国家一转入市场经济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类似数学、理论物理、俄语、法语、哲学、历史等专业，毕业后如果不能成为研究员和教师，连就业都成了问题。

刘道玉又想，武汉大学能不能再搞一个双学位制？

双学位制是允许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有选择地攻读两个学士学位课程的制度，凡是攻读双学位的学生，在四年或适当延长的学习期间，修满本专业学士课程学分的同时，还修满另一专业所必需的学士课程学分，便能获得两个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实施双学位制的好处在于，不仅拓宽了学生的专业知识领域，而且还为他们增加了就业的机会，提高了对职业的适应能力。

攻读双学位在武汉大学一时成风。为了避免选课盲目性，他让学校编印了一本专用于这种新生制度的《教学指导书》，指导大学生对双学位的选择做到“三性”，即双学位之间的关联性、互补性、实用性。比方说，数学系的学生应多选择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为第二学位；俄语、德语、法语专业的学生应多选择英语、国际法、世

## 刘道玉传

一个人和武汉大学的历史传奇

界经济、国际金融为第二学位；哲学系的学生应多选择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为第二学位；历史系的学生应多选择行政管理、新闻学、秘书学为第二学位；其他系大学生的选择也依此类推。

刘道玉还在想，能不能再搞一个主辅修制？

主辅修制其实是广义的双学位制，它与双学位制不同的是，不以获取第二学士学位为目的，只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这个制度同样受到大学生的欢迎，并为他们带来了暂且想象不到的机会和前途。武汉大学领先于国内实行的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对大学生毕业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发生重大的变化，涌现出了一大批横向、多项、综合性的人才，譬如，学历史的成了国内报业老总，学哲学的成了著名企业家，学外语的成了国际法专家和司法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学数学的成了经济学家和亚洲银行的高级雇员。

第二炮、第三炮又打响了，刘道玉又要打第四炮。

他继续想着，武汉大学能不能再搞一个调班制、换系制、转校制……后者不是为了让外校如何接受本校转去的大学生，而是考虑本校如何接受外校转来的大学生。当然，要通过考试，通过选拔。

中国现行大学录取考生的制度是首先考试，再报志愿，然后录取。志愿一般要报三所大学，第一所为自己最理想的，第二所要与第一所拉开档次，第三所又要与第二所拉开档次，即形成上、中、下三个等级。考生由于成绩的缘故如果未被最理想的大学录取，就会掉到第二档，再不行又会掉到第三档，后两所当然是自己不想上的学校，但是不上又没有学校可上。这样的学生叫落榜生，落榜生中不乏特别优秀的人才，平时成绩一直很好，只是考试发挥失常，因此，“一考定终身”的大学录取制度往往是以优秀学生吃亏为代价，让普通大学捡了便宜。

这种现象带给以后考生的教训，是在不知道自己考试成绩如何的前提下，很多人担心报了名牌大学落选，为了安全起见宁可在第一志愿报一所比较合适的大学，录取后虽然并不是最理想的，但也不至于掉到第二档和第三档。还有自己首选的大学甚至不是自己真正的志愿，而是老师、家长、亲戚、朋友中的智者为了孩子将来的就业，动员、



说服甚至包办的学校。再有一种，就纯粹是招生单位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了，现在身为武大校长的刘道玉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三十年前，他报的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却被武汉大学化学系录取。

当然，他对此无怨无悔，后来他甚至还想，这事对于学校是阴差阳错，对于他是歪打正着。因为他从小就做着诺贝尔梦，诺贝尔就是一个化学家和发明家。而且在武大化学系，仙境般的珞珈山上，他发现了伊甸园，遇见了高伟。

但是应当承认，更多因故不能进入理想大学和院系学习的考生，则为自己的学非所愿感到苦恼。这种矛盾，正如错误的婚姻与真正的爱情，要想更正重新开始得费九牛二虎之力，费完力之后也未必行得通。

有人跟他想到了一起，是一个苦恼的大学生，姓田，叫田贞见，生物系的，1979级。

他收到一封从珞珈山邮政局寄来的信：

亲爱的校长：

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简直苦恼到了极点！我自幼喜爱文学，做梦都想当一名作家。然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却把我录取到了生物系，尽管生命科学是当前的热门，可是我对它没有一点兴趣。每当我学习解剖课时，我想我也是一只兔子，现在不也是被放在砧板上，被人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宰割吗？校长，请你救救我，不要把我再当做兔子……

这个苦恼的大学生也想到乔太守，也想到鸳鸯谱。不过还有一样他没想到，砧板上挨宰的兔子！这就不仅是苦恼，而简直是痛苦了！从生物系的大学生能做出如此形象的比喻，就能证明这只兔子有着文学的才华，是能实现作家梦的。受了这个比喻的感染，刘道玉的心也疼了一下，觉得被割的岂止是他的学生，他这个十指连心的校长何尝不是一样难受呢？